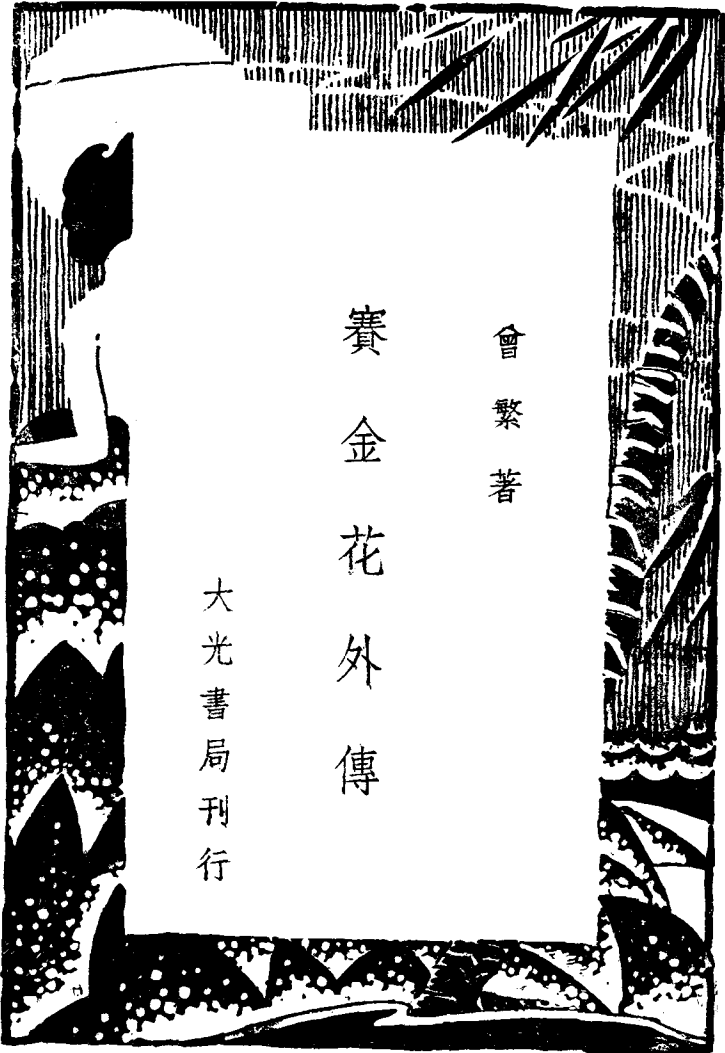


賽金花外傳

曾繁著





會
繁
著

賽
金
花
外
傳

大
光
書
局
刊
行

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初版

賽金花外傳

◆定價國幣四角◆

◆ 初版特價

一角五分

著 作 者 會 繁

出版者 大光書局

發行 陳荇蓀

印 刷 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
上海大光書局
電話九三四五七

電話 九三四五七

電話 九三四五



影 近 花 金 賽



花金賽的代時年中

青年時代的賽金花



孽海花著者曾孟樸
晚年論賽金花之手蹟

知之而論劇者賽金花遠事適在我市
所歎之劉名澤原花女劇本雖以仲馬理想
中之唐及女等視賽金花為你佳信殊不知
譯唐花女之真相一淫蕩平凡之歌伎與
日之真實金花以不同也異文學家不過借為
對象發揮其想像中美化的幻人若以為歷
史上人物為你實錄其生平真不可及真是
又以此事證何容易信舊海花錯日也或

凡例

一、本書本事係根據賽金花的自述，加以記錄者的描寫及渲染而成。故題曰『賽金花外傳』。

一、賽金花演述本事時，次序有時不免凌亂重複，偏者就其一生事蹟，略加編訂，使成統系之篇。

一、書末附錄五種關於賽金花之重要史料，以供讀者參攷。

——編者識——

賽金花外傳

賽金花外傳

一 故京的一角

這一年來人們對於賽金花似乎都很關懷，關於賽金花的故事，流傳在社會上的，也頗有幾件，遠如「孽海花」小說，近如新豔秋排演「賽金花」戲劇，而遭社會局駁斥，不准公演，胡蝶也曾打算過拍攝「賽金花」，但遲至今日，仍未有消息。恐怕亦將因為「庚子國恥」而列入禁例。劉半農前曾着手寫「賽二爺」，不幸又未竟而歿。的確，賽金花，是有清一代的名妓，她的成名不獨在色美風流，而且還是庚子年間清朝外交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。賽金花，少女時代，流落青樓，青春時代，貴爲使節夫人，少婦時代，週旋八國聯軍主帥，拯北京民衆於鋒鏑之屠殺。中年時代，復先後適人，晚年時代，顛沛困苦，凡此種種，都是值得筆之於書的。本文的記載，就依上述的程序而

寫成。

故都居仁里的巷前，是一個三教九流雲集的地方，那裏有堆住剪了鋒毫的羊皮襖，染成黑黃色的皮褂，長而無光澤的狗皮領，在那裏嚷着價格求售的皮貨販，有陳列着破舊銅錫器，在靜候主顧的攤頭。也有幾家簡陋的茶園，高懸着說書或大鼓的戲碼，以號召勞動者及有閒階級。茶資的定價二三小枚，倘若你花上二三十個銅子，你儘可以在那裏消磨一個上午。同時你還可以看見左手提住一隻「畫眉」鳥，右手不住地玩住兩顆大鐵彈的紅臉漢子，挺住胸，仰住頭，目不斜視地走進茶園，你如果稍爲注意你的鄰座，你更可以看見三數安閒自若的短打朋友，在那裏交頭接耳談社會底罪惡。一代風流的賽金花，便寓居在這一個五方雜處的居仁里裏。

二 一代名花的訪問

賽金花的門前，貼着「江西魏寓」四字的紅紙條，在居仁里巷裏那是最末的一家，當我敲

門進去，首先是一個面帶微笑而操着江蘇俚語的女僕。那便是養氏二十年來形影不離的義僕鵬媽。其次就是兩條大頭扁鼻的黑白色哈吧狗。

養金花的寢所，便在院內北屋，當我走進這堆疊紊亂的屋子時，那裏已有一位六七歲小朋友先我而在，這小童看見了生客，拿起帽子便要走，養氏替他帶正了小鴨舌帽，又替他扣上襟頭的鈕子，笑着說：「新生活運動，知道嗎？鈕子要扣齊。」小朋友笑而不答，匆忙地出門去了。慈祥的養金花還微笑着站着，直待小童的背影消逝了，轉過頭來和我說，「這是街坊的兒子，他的母親祖母，待我都很好，我搬到這裏來時，他母親還未入門，如今孩子也長大了，我也老了。」言下頗有往事如烟，不堪回首的感慨，這是養金花給我的第一個印象，而我相信養金花二十年來的感喟，也無非是『往事何堪』的感懷了。

養金花年紀已是整整六十，而她的潔白肌膚，輕盈體態，如畫如描的一雙宮樣眉兒，兩隻長而靈巧，留有舊日俏皮神態的眼睛，使人遠遠望去，則猶似四十許人。操着流利的吳儂軟語的薄薄兩片小唇，和豐滿的前額，顯然她早年是個能言善辯機警圓滑的小妮子。然而她已六十歲了，

和我娓娓的暢談往事的時候，盼笑間常常露出自豪自慰的神色，但歸結到暮年乖蹇的命運，則惟有唏噓，惟有的感慨而已。

三 賽金花自述身世

賽氏開始談述身世說「談起舊事。話又長了，我的祖籍是徽州休寧縣，但我却出生於蘇州虎門附近的蕭家巷。那時是光緒元年，起先我們家裏很富有，十二歲的時候，太平天國鬧亂，戎馬倥傯，民生流離，家人受着兵災，都四處奔散，家道因是而陷於困境。先前我祖父和蘇州一個綽號朱鬚子的富紳，開過當舖，但那時却要設當自當了。我的小名是彩雲，本族姓趙，小的時候最愛吃「狀元飯」，（狀元飯就是「鳳仙菜」和豬油拌飯，鳳仙菜是血紅色的，拌在飯上紅顏色的，徽州人叫這個名字，）因為我愛吃狀元飯的原故，家人都取笑我，戲謂「這丫頭，長大將必嫁紅狀元。」後來果然嫁得狀元了。而且還是紅（洪諧音）狀元呢。」說到這裏，賽二爺發出柔和聲調

的一笑，露出一床皓潔的牙齒：「我十三歲那一年」啊：她說完又抽了一口烟捲，忽然回頭仍舊操着婉婉的蘇白對我說：「先生，僚（你）吃的（些）葡萄啊好（好否）？」我道謝後吃了一顆，但桌上的一束皺皮葡萄，却已有點不大高明，說是鮮葡萄吧，水份已經所剩無幾了，說是葡萄乾吧，牠又並未完全乾透，味兒是界乎鮮葡萄與葡萄乾之間，有半熟葡萄的澁，而無乾葡萄的紅，奇味實在難於描寫。

四 髻齡已作清倌人

「我十三歲那年啊。」她繼續說，「已經長得非常美麗，而且聰明伶俐，很博得父母的歡心。尤其是祖母，祖母是個名門閨秀，在家頂講禮節，姊妹們偶爾放肆點就得罪一頓打，但是祖母却最喜歡我，輕易也不說我一句。我已有個丫頭叫小阿金，年紀比我大一點，父親因為家境困難，便把她嫁與一個姓金的。姓金的有個姊妹叫雲仙，是個蘇州闌門一帶出名拉皮條的，她看見我生

得玲瓏可愛，總想拉我去幹那賣笑生涯，她好撈幾個錢。但是祖母的家規很嚴，輕易也下不得手。那年三月一日蘇州有個神會，提燈演戲，熱鬧得很。雲仙便借機約我去遊玩，於是瞞着祖母出去，如今隱約間還可以回憶到當時的情景。倉橋濱的河邊，停着三兩隻明窗畫舫，近旁還有不少「七板子」小船，「七板子」的船夫，很有幾個懷着絕技，如「打轉」等，「打轉」就有船夫用一枝篙竿，向河心一插，船便拿篙竿作爲軸心，不住的在河裏打轉，那是最好玩不過的。所以我喜歡划「七板子」，而雲仙拉我到畫舫上，那裏有很多漂亮的青年，談談笑笑，猜拳飲酒，毫不拘束地，真是有趣。那些青年，對我特別表示親熱，先生，你想，一個年才十三歲天真未鑿的小姑娘，那裏知道這就是「清倌人」出堂差呢。從此便常常出來應酬，後來家裏知道了，起先是打算我不許再出家門一步，但後來又覺得家况日下，祖父的當舖早已賠累不堪，倒不如讓我出去賺幾個錢，我的青樓生涯就從此開始。我遂改了姓富，取個吉利，原因怕給家裏出醜，名字仍用彩雲，後來人們都訛作傅「賽金花說完，喝了一口茶，方才的笑容，此時已消失淨盡了。

五 嫁做狀元洪鈞

我問，「魏太太對於幼年的景象只能隱約間追尋出一些片斷的回憶，那麼魏太太一定是很久沒有回到故鄉了吧。幼年其他的種種還記得嗎？」

「南國烟水，隔別已久，故鄉的親切，已如燕過影沉，不復可憶了。是年結上了洪狀元，洪先生是個四十九歲的老頭，我年才十三，他對於我，與其說是鍾情，無寧說是憐惜。」

洪先生最初見我總是長長短短的詢問我的身世，後來朋友們便對洪先生說：「彩雲這個孩子很不錯，何不爲她納了過來？」但洪先生總自覺得年紀相差太遠，而且他家裏又有一位太太了，我祖母更不願我做偏房，最後經過許多朋友的斡旋，才決定用鳳冠霞帔，綠絨喜轎，娶我做平妻。婚期是在光緒十四年正月，那時我年十四，洪先生已五十了。」

六 隨洪公使出使德國

她繼續說：「先生你別看，我自己很苦，但我却很『旺夫』，我正月嫁洪先生，五月洪先生便欽命出使到德國去，還記得那時我是一個花枝兒青春美貌少婦，披著孔雀毛的圍巾，穿著二十四條飄帶的六幅湘綾裙，每條帶都懸住一個小銀鈴，走起路來銀鈴叮鐺地響得雅緻有趣，而且還要斯斯文文的小步小步走，響動便應着拍節響動，走快了鈴聲便亂，那就失體統了。還有那雙宮鞋的後跟，鑄成凹形的花樣，裏面蒙着布包的紛，在那打掃得一塵不染在恭候我光臨宏麗大廳上，步履過處，廳上留下一個一個的鞋底粉花印，真是步步生花。那是多麼華貴啊！歐洲人對於我的服裝和儀態，是向來讚不絕口的，但是如今，先生你看，破棉布衣，舊絨線鞋，無心修飾的老貌，蟄居在這個陋巷裏，真是不堪再提舊日的春風花月了。」

出國時候，是由天津坐了大輪船到了上海，由上海再轉火輪去歐洲。那時我身懷有孕，加以